

巴黎神话

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

【法】帕特里斯·伊戈内 (PATRICE HIGONNET) 著

喇卫国 译



Paris, capitale du monde

Des Lumières au surréalisme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Paris, capitale du monde

Des Lumières au surréalisme

巴黎神话

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

[法] 帕特里斯·伊戈内 (PATRICE HIGONNET) 著

喇卫国 译



188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神话：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 / (法) 伊戈内
著；喇卫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ISBN 978-7-100-09541-9

I. ①巴… II. ①伊… ②喇… III. ①文化史—
研究—巴黎 IV. ①K56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3208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巴黎神话：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

〔法〕伊戈内 著
喇卫国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541-9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960×1300 1/32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13.75 彩插 48 幅

定价：68.00 元

Paris, capitale du monde

by Patrice Higonnet

Copyright © Editions Tallandier, 2006.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献给巴黎女性

安娜和埃黛尔·伊戈内

译者序

在欧洲的大陆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不用说,那就是巴黎。几百年来,它时而像翻腾的岩浆,喷发的火山;时而像平静的大海,深邃的天空;时而像驰骋疆场的勇士;时而又像美丽的淑女含情脉脉。

从塞纳河畔的一片沼泽地在公元4世纪时为纪念特鲁瓦王子帕里斯(Pâris)而被称作巴黎开始,它的命运就注定了要让世界瞩目!只是,那些巴黎人的祖先可能不曾想到此后的岁月会让这个名字在全世界家喻户晓,而这个地方又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巴黎,法国人的骄傲,或许,法国人甚至为此还有那么一点点“自负”?且慢,诸君,还是读一读它的历史吧:

从公元6世纪初法兰克人占领巴黎并建立起墨洛温王朝到10世纪的加佩王朝,它像历史上其他的城堡或领地一样平淡无奇,仅仅是部落诸侯攻城掠地的一个目标。从11世纪开始,巴黎向北方即塞纳河的右岸发展,菲利普·奥古斯特修建了巴黎的第一道防御城墙,还拓宽了马路,从此以后,塞纳河两岸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宫殿、城堡和教堂,更有那华丽的卢浮宫、杜伊勒里宫以及美丽的花园与喷泉。但是,直到16甚至17世纪,巴黎仍然是一个阴暗、肮脏、甚至蒙昧的中世纪城市,到处是肮脏破旧的小屋,狭窄弯曲

的街巷、污浊的空气、恶臭的阴沟,并且,疾病与犯罪笼罩着这座城市。

启蒙运动像春风一样给巴黎带来了勃勃生机,18世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用理性之光扫灭蒙昧,使巴黎成为理性、科学、自由、平等的故乡。再后来,1789年的革命、1830年的革命、1848年的革命、1871年的巴黎公社使它成为了世界革命之都。18至19世纪的巴黎除了向全世界输送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外,还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修建了笔直的林荫大道、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住宅、桥梁、广场、雕塑、公园、医院、车站、图书馆、学校、喷泉以及巴黎地下的给水排水系统。而到了法国大革命百年之际的1889年,第二次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更是将巴黎推上了神坛。

20世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巴黎不但没有倒下,反而仍以其浑厚而沧桑的历史、多姿多彩的精神风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巴黎,世界之都,这不是巴黎人的自傲,而是宽阔的胸怀,这里吸纳并培养了来自世界各地寻求自由和发展的革命家、科学家、艺术家,然后他们又带着各自的理想走向世界。

巴黎,世界之都,这不是法国人的自负,而是自信,因为从这里走出了多少思想家、艺术家、化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理学家、微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建筑学家、画家、小说家、剧作家、诗人、雕塑家、社会学家……等等,等等。

巴黎,世界之都,它还是思想之都,这里盛产标新立异的思想并且海纳百川地包容了个人自由、激进共和主义、合作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自然主义、超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先锋派、野兽派、立体主义……噢,对了,还有巴黎的美食主义,正如书中引用的海涅语录:“我们应该赞美国法国人,他们关心人类的两大需要:吃得好和公民平等”。

也许,当我们读过一些巴黎的历史之后,再走进那“每座桥梁、每座广场,每走一步都使人想起其伟大历史的世界之城”,我们不仅会为它的历史也为它的现在,不仅为它的美丽也为它的凝重而感动,甚或有一种在神话中徜徉的感觉。

本书的作者帕特里斯·伊戈内是哈佛大学的法国历史学教授,他主要的研究对象是18世纪至20世纪的法国社会历史和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在这本书中,作者试图用神话学的方法为我们阐述和分析18世纪和19世纪巴黎的社会文化史。书中对神话学的阐释,似乎和我们所理解的传统意义上的神话不同。如果按照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对神话学的诠释,神话就是“指一个社会构造出来的以维持和证实自身存在的各种意向和信仰的复杂系统”,统治阶级在“神话”中,有意将意识形态化的内容掩藏并转化,使之看起来更自然、透明,而大众会不知不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显然,帕特里斯·伊戈内教授并不完全同意巴特的观点,他认为,巴特所说的神话其准确的定义应该是魔幻,作者在书中对魔幻的定义也作了阐释。

无论如何,作者力图尽可能客观地将18世纪至20世纪巴黎所发生的一切“真实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重大事件展现在我们面前,将所谓左、中、右各派政治势力和各种典型人物“如实地”加以描述和分析以使读者能够客观地了解巴黎,读懂巴黎。当然,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再客观的分析也会带上主观的色彩,正如作者在谈到巴黎的竞争对手伦敦或柏林时,免不了会有几句善意的调侃。这本书可以说是研究巴黎历史最好的教材之一,是研究巴黎从启蒙运动到超现实主义“正史”的教材,且作者的文笔严谨却又不失幽默,读起来常常令人忍俊不禁,而又获益匪浅。我在本书的翻译中,尽量按照“信、达、雅”的理念把原文的思想呈现给读者,但书中大量的人物、引语外加各种领域里的专业词汇以及本人受到某些专业的局限,难免会出现纰漏或错误,望读者海涵并加以指正。为了方便读者,书后面附上部分人物姓名的中外文对照表,现在资讯发达,读者若对其中的人物感兴趣,很容易查到相关的资料。

人们常常会想,在无尽的时间之旅中,巴黎的历史并不长!但仅仅在几个世纪里,巴黎成为了世界之都、魅力之城,除了某种“天意”外,更重要的是巴黎以它的包容性孕育了丰富多彩思想和多彩丰富的文化并在广泛的

领域中收获了丰硕的果实。这是否也意味着,历史的丰富和年代的久远有时并不成正比——倘若,历史只是机械地重复过去。

当欧斯曼雄心勃勃地大规模拆除老巴黎的时候不曾想到一些古老的文化和深邃的记忆也都随着他的十字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所幸,他在重建巴黎的时候仍保留了旧城的中心,而新的城市规划也仍然沿革了文艺复兴以来的审美观念,以至于今天看到的巴黎并没有历史割裂的痕迹反而使人感受到了一种文化的传承。这当然要归功于巴黎人民对自己历史文化的认同。纵观今日的世界,历史似乎在超速前进,特别是在蓬勃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中,超级现代的特大城市不断拔地而起,可是别忘了,在浮躁喧嚣的大都市,几乎人人都是匆匆的过客,哪里还会有对自己故乡城市的认同,如果有,那也只是对遥远山村的思念和对小桥流水人家的眷恋。在现代化洪流冲刷过后,哪里还留得下文化和历史的积淀?因此,今天看来,某些建筑学家、某些平民百姓曾经面对着拆旧城、建新城的狂热而恸哭,那并不是保守和复古,恰恰相反,是要与历史共同前进。正如今天,当我们热衷于大规模建设“最现代”的杰作时,却忽略了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环境,谁又能说清到底是充满激情的支持者还是充满激情的反对者更顺应历史的潮流呢?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中国人常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可能,本书的作者也会同意这个观点。读懂这本书,以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来促使我们少走弯路,这也是译者的心愿。

喇卫国

2011年于北京

目 录

引 言 001

第一章 巴黎，第一次现代性的神话之都 024

第二章 巴黎，革命的神话之都 050

第三章 巴黎，罪恶的神秘之都 080

第四章 巴黎女性，反女权主义神话的形成及演变 103

第五章 巴黎，科学之都 126

第六章 巴黎：可读的神话，可见的神话 151

第七章 巴黎—机器：一个现代工业之都的神话 180

第八章 巴黎以及自我异化的反神话 206

第九章	歌剧与轻歌剧：巴黎—纽约 巴黎—伦敦 巴黎—布达佩斯	228
第十章	巴尔扎克、波德莱尔、左拉：19 世纪文学想象中的巴黎	255
第十一章	巴黎的魔幻：巴黎，娱乐之都	280
第十二章	美洲的白人与黑人想象中的巴黎	308
第十三章	巴黎世界博览会：从神话到魔幻	334
第十四章	超现实主义和老巴黎神话的终结	363
第十五章	巴黎在欧洲：巴黎，艺术之都	385
结束语		422
人名对照表		424

引言

巴黎的神话与魔幻

皮埃尔·希特隆对从卢梭到波德莱尔等法国诗人所描写的巴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后他谈到了在那个普鲁斯特时期,巴黎的名字与盖尔芒特这个名字的转换:

“巴黎每个时期的名字,”这个虚构的普鲁斯特这样写道,“被看作是它所认可的所有名字的整体,经历着吐故纳新,就像在那些花园中,总有含苞待放的蓓蕾催促那些行将枯萎的枝叶,但它们混杂成相似的锦簇,不易察觉,除非那些不常来赏花却准确记得原来景象的人能够发现它们的不同。”

如盖尔芒特一样,巴黎是神奇之城,是世界之城,神奇这个词也使人想起了一种充满了由历史的真实与表象、神话与魔幻、巴黎气质、特殊性与普

遍性构成的僵硬逻辑和尖锐矛盾、延续性与断续性的空前繁荣：德拉克鲁瓦的油画《自由女神引导人民》中的人物是典型的巴黎人，但是它的街垒、激情、尸体以及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使整个人类很容易从这幅油画中看到了自己。在1867年的雨果看来，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概括了人类的历史，而巴黎概括了这三座城市的历史：“它集这三位于一体。”

首先谈谈断续性：在1800年，无套裤汉*和老实人的后革命时期的巴黎与1770年时的巴黎，即已经二十年不得人心的路易十五的巴黎相去甚远。1889年，拥有埃菲尔铁塔的、全球化的、精彩的巴黎已经和拿破仑一世的巴黎差之千里。而我们当中某些人难以忘怀的1945—1950年的那个贫困而可悲的巴黎所幸已成为了历史。但反之，巴黎也是一种都市的、社会的、政治的、真实的、非凡的延续性之所在，而其不朽的延续性是最好的表达方式。（相反，想想纽约吧，它的精神实质无论从社会的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都是一种断续性。况且，除了一个例外[自由女神像，其原籍也是巴黎，不过，纽约人认为，她属于联邦政府而不是城市]，谁能说出一处纽约的建筑是专门解释这座城市的过去或者这座城市的性质？）

巴黎的历史（几乎从未中断过）是镌刻在石头上和记忆里的。它与圣安德雷艺术小街——过去也称为拱形门小街，都是起始于新石器时期的那条从巴黎通往奥尔良的小路。它还把我们带回到克吕尼和异教徒朱利安的古罗马公共浴场（朱利安于公元360年称帝，是三位在巴黎称帝中的第一位）引向了塞纳河两岸鳞次栉比的中世纪教堂和皇家宫殿；为了实现当今的宏伟计划，第五共和国的每一位总统都想在这个伟大国家的首都东西两侧留下自己的标志性建筑，当然，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他们中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总统，他没有必要担心自己在法国及其首都历史上的地位。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断续性，这座城市大量的建筑古迹却弥补了这些缺

* 无套裤汉指激进共和主义者。（本书脚注均为译注）

憾,每一次对巴黎历史的回顾都促使观众去寻求其他的回忆:看了1830年的“七月圆柱”就想去查理五世的巴士底,浏览了奥赛美术馆又想去1871年被巴黎公社焚毁的旧国家审计法院;参观了拿破仑的凯旋门必欲去看圣-德尼的凯旋门——从1328年瓦卢瓦王朝的菲利普六世直到1855年维多利亚女王,所有皇家盛大的入城仪式都是在这里举行。不朽的延续性还在不断增加,并且绝无雷同之处。巴尔扎克对这些建筑古迹的普遍性作了这样的诠释:“市政厅述说了所有革命,而主宫医院诉说了巴黎的所有苦难。”米士莱也说过:

“世界上没有比卢浮宫—杜伊勒里宫—凯旋门更伟大的地方了;也就是说(这个)王权培养人民的荣耀——骑士军团的巨大空间……从凯旋门回眸远眺,可以看到坐落于巴黎圣母院和荣军院之上的先贤祠——革命高于宗教和王权。古老与现代,融为一体。”

这么多富有纪念意义的回想,而且,全都相互关联,就像句法结构中的单词连接在一起,形成一种无意识的但却是必然的逻辑从而产生惊人的语句,这些语句比它们的组成成分丰富得多,而一个渊博的词源学家本来可能已经强调过这些成分的重要性。正如佩吉所说,雨果认为凯旋门、荣军院和旺多姆圆柱密不可分,是要一并加以讴歌的对象。根据乔治·杜梅齐尔的类型学,我们巴黎的建筑提喻法,不朽的三部曲是战争与荣军院和凯旋门,文化或宗教与卢浮宫和圣母院,金融与贝尔西的财政部以及交易所。另外,还有我们最好的明信片:巴黎圣母院或圣心堂总是与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在一起。延续性永远是动态的,但却是真实的;正是这种内心深处对巴黎历史性的感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给卢浮宫前的新金字塔帮了大忙,因为它的外形和所有金字塔一样能够唤起对绵延不断的历史产生无尽的想象。所以,这座高贵的建筑,巧妙地适应了巴黎的历史特性,因为它以它的几何学

将远古时代与伟大世纪的经典建筑结合在了一起。但同时,这种全玻璃建筑材料使人想起我们这个时代的透明以及文化上的空白。但丁的基督教读者走进地狱是为了更好地领悟《神曲》的精神。作为第二次入教之旅,欧斯曼的巴黎的资产阶级观众也颤抖着走进了下水道——昨天还是犯罪和社会弃儿的圣地(或深渊)。正如今天我们这些超越了历史与自然的非物质消费者,也来到了这座转瞬即逝的、超级商业化的、但也是历史的和不朽的、后现代的天堂,以便在这些现代宗教的神像面前接受洗礼,而巴黎是这种宗教,即文化的绝佳圣地。

因此,尽管首都经历了种种磨难,巴黎的建筑(从克吕尼的大浴场到卢浮宫的金字塔)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延续性,一种亲近感,一种老习惯。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说过,巴黎“是一幅纯生活的风景画”。此外,巴黎人通常是参照这些伟大的建筑来公开表明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立场:有些人到香榭丽舍大街去游行,有些人则去共和国广场。同样,他们生活中的某些隐私也是根据这些建筑物来定位的:“我就住在先贤祠附近,埃菲尔铁塔对面,紧挨着军事学院”,等等,不一而足。在巴黎,“活着的小人物生活在伟大的逝者和伟大的建筑庇护之下”。公社社员瓦莱斯在游历了伦敦、雅典、罗马、巴黎之后写道:“所有主导过历史和统帅过人类的的城市都有过热血沸腾的经历,‘克瑞翁曾从这里走过’,‘格拉古兄弟曾到过那儿’,‘德勒克吕兹就死在那个广场!’”;而当我们看到某些建筑师针对巴黎的疯狂甚至邪恶的企图时,心里不能不感到莫名的痛楚,比如,勒·柯布西耶就有过这样的企图。一向喜欢激起反感和惹人厌恶的超现实主义者们知道在这一点上可以制造出绝妙的丑闻:他们在1933年提交的报告中说:“我们是应该保留还是应该迁移、修饰、改造或者销毁那个埃及纪念碑?”对这个问题,不尊重传统的布勒东也附和道:“应该把它放在屠宰场的门口”,艾吕雅则认为“应该把它小心翼翼地插入西岱岛小教堂的尖顶之上”。事实上,你能想象得出与现存的巴黎古迹完全不同的情况吗?譬如,按拿破仑原来的设想,凯旋门是

建在巴士底广场,再比如,曾经有过三个执行官想把荣军院前的广场改作国家公墓。

然而,怎样领会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多样性和延续性呢,也即巴黎的古迹基本原理(或者说是互文性)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呢?这是个方法问题,当然,首选的方法是按照经济、政治、文化或社会事实的时序历史和传统历史来理解,像许多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曾经做过的那样(比我们能做到的要好许多),想给下面这些人的著作再补充点什么是徒劳的,他们是:皮埃尔·肖努、弗朗索瓦兹·萧伊、让·路易·科恩、阿莱特·法尔热、让·法维耶、阿尔弗雷德·费耶罗、弗朗索瓦·罗耶尔、雅克·雷维尔、丹尼尔·罗什、安托尼·培根以及其他一些人。不过仔细想想,对于这样的难题(大约从1750至1930年的一系列历史问题),我觉得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思考,或者说,退而求其次吧,即不仅思考(像米士莱和瓦尔特·本雅明那样)首都的真实历史,还思考这种奇遇的各种表象的性质。而这就涉及到了用巴黎的神话史来书写巴黎的历史:巴黎——革命之都;巴黎——欧斯曼的现代性之都,同时也是为其承载着神话的老城区而骄傲的巴黎;巴黎——光明之城,但也是神秘与罪恶之都;巴黎——自然科学与趣味科学之都;巴黎——世界之都;巴黎,“鼓满风帆的文明之舟”(维克多·雨果语);以及,巴黎——情色之都和时尚之都;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之都和天主教精神之都;巴黎,巴斯卡的(第二)祖国和圣心堂的所在地;巴黎,正如路德维希·伯尔纳在1831年的《巴黎通信》里所描写的,是一座“可爱又叛逆的城市,是魔鬼的天堂和天使的地狱”。

但是,这个巴黎的神话问题一经提出,就显出其可怕的复杂性,因为要知道什么是神话真是难上加难:从18世纪开始,神话学者对于他们的研究对象所作的解释真是五花八门、矛盾百出。启蒙运动者认为,用唯物主义来解释神话似乎是恰如其分的。例如,18世纪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希伯来

人中流传的滔天洪水淹没整个世界的神话,是因为历史上某个时期,地球确曾被洪水淹没过。

关于神话,还有另一种功能主义的解释。神话并不是回顾一段忘却了的往事,而是将每天都发生的现实程式化:阿波罗——希腊的太阳神;扎克——马雅的雨神;这是汉斯·布鲁曼伯格在1979年出版的《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一书中的主题。这里,神话不像笛卡尔所说的是无用或有害的臆测,它们解释这个世界。我们的神话,也就是流传至今的神话,是经历了“语言战争”后幸存下来的,是达尔文式物竞天择的幸存者,其中无用的神话被无情地淘汰了。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值得神化的东西是神话,因此,用了不到二十年的时间,戴高乐将军就成了神话人物,因为这是法国人民的需要。巴士底成了世上所有监狱的象征,因为整个人类需要如此。这种观点认为,巴黎精神是所有不死的神话和机能的集合。

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一些,对神话作一种结构主义的解释。列维·斯特劳斯正是这样做的,他认为神话是一种想象的结构,可以将当下相互矛盾和无法理解的事物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谈到巴黎时,我们就可以说,巴黎——19世纪之都和欧洲之都的观点是由路德维希·伯尔纳(1786—1837)首先提出,而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重新采纳的观点,这种思想能够使我们“理解”这个首都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令人惊异的而且也许是不可调和的多样性,到1840年,在首都工作过的就有:肖邦和罗西尼、安格尔和德拉克鲁瓦、马克思和普鲁东、基佐和夏多博里昂、米基维兹和菲尼莫尔·库柏、巴尔扎克和波德莱尔、奥斯曼和普鲁东、迈耶贝尔和瓦格纳、加尼叶和维奥莱·勒·杜克。

不过,我们可能会满足于一种更简单(也许太简单了)的神话定义,是一种我们要用到大约三十年前罗兰·巴特就已经阐述的类型学来解释的定义,不过,必须对这种类型学加以修改,这么做可能会在两方面令他感到吃惊。

首先,在这里,优秀的巴黎神话是所有神话中解释社会起源和进程的神